

两代

父亲的“家禽朋友”

艾科

父亲独居乡下,我想接他进城小住,他却电话里回我:家里养了20只鸡、15只鸭和6只鹅,走不开。我听后火冒三丈,怨其有福不享,非要自讨苦吃。

数月后,父亲让我回老家品尝生鲜禽蛋,我也想借机检验一下他喂养家禽的成果,若成果累累另当别论,否则我就逼他卖掉家禽,随我进城颐养天年。

我甫一到家,父亲就像接待外宾似地地带我参观他的“家禽工厂”。数十只家禽被齐墙高的渔网围拢起来,网内分别建有鸡笼、鸭圈与鹅舍。父亲饶有兴致地介绍哪只公鸡最“大男子主义”、哪几只母鸭最爱下蛋、6只大鹅遇见生人如何引吭高歌,以及这些家禽每天需要投喂多少粮食、至今收了多少禽蛋等等。

虽然父亲对饲养家禽如数家珍,我却毫无兴趣。令我瞠目结舌的,是介于鸭圈与鹅舍之间的“水利工程”——人工开挖的微型池塘。为了给家禽营造一方宜居之地,保障水源供应充足,父亲用铁锹生生挖出了一个小池塘,每天都向里面蓄水。看到此情此景,我惊叹父亲对于喂养家禽的痴迷,又担心他过于劳累,可是接他进城他又推却,难道在他心里,饲喂家禽胜于亲人团聚?

带着不解参观完“家禽工厂”后,父亲又把我拉到厢房屋里展示他的劳动成果。父亲已攒了满满一箱新鲜鸡蛋,我戏谑道:“鸡蛋倒是收获颇丰,鸭蛋鹅蛋为何颗粒无收?”父亲听出了嘲讽之意,笑着弯腰掀开一个粗陶罐的圆盖,朝我摆摆手:“你来看!”我走近一看,坛罐里码满了青皮鸭蛋和拳头大小的鹅蛋。父亲颇为骄傲地说:“禽蛋已经备好,想吃多少吃多少,你返城时多带一些。”看着丰硕的劳动成果和父亲脸上洋溢的欢笑,我开始动摇接他进城的决心。

晌午时分,父亲磨刀霍霍,宰了一对鸡鸭,并用土灶铁锅给我做了一顿美餐,让我尝尝自家喂的溜达鸡、生态鸭,是不是比大饭店里做的更美味。我吃了一口,唇齿盈香,那香味与城市里饭店专业厨师做的美食相比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敞开心扉,几乎将满桌菜肴“一扫光”。

吃罢午饭午休过后,父亲舀了一瓢陈年小麦喂过鸡,拌好一盆豆饼麦麸喂过鹅、向小池塘里蓄过水后,又扛着铁耙去田野刨挖蚯蚓喂鸭。见他马不停蹄地劳作,我再度劝他进城享福。父亲安慰我:“人食五谷杂粮尚需偶尔加餐补充营养,家禽同样如此。蚯蚓之于鸭群,犹如鲍鱼之于人类。你不要总是认为干活就是受苦遭罪,而要懂得劳动的快乐。”

我质问道:“你累得满头大汗,快乐从何而来?”父亲振振有词:“强身健体、愉悦身心还不够吗?世上万事,劳动最光荣,况且千金难买我乐意呀!”我相信父亲说的都是肺腑之言,他早已把喂养的家禽当成了朋友。

刨来半桶蚯蚓后,父亲一边投喂鸭群一边喃喃自语。原来,父亲并非永远的乐天派,他也有心情沮丧的一面,他会将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不便与人诉说的心事,“唠叨”给他的家禽朋友听。此刻我才明白父亲不愿进城的缘由,原来,家禽有时也是可以相互取暖的“家庭成员”,也是贴心听众,它们仅仅通过聆听,便能为主人分忧解愁。这一点,我自愧弗如。

看来,“住在同一屋檐下”并非幸福的充分必要条件,家人相处真正的融洽,不是为了满足一方的一己之愿,而让另一方左右为难。



观察

因为所以

朱辉

网上有人说龙年不好,至于不好的原因,说得玄而又玄,好在我年纪一大把,此生已经度过了4个龙年。

1976年我开始上学,整个小学成绩都很好,所以这个龙年于我而言,大吉大利;1988年我参加工作,分配的单位效益很差,却很长寿,全系统最后一家改制,我还拿到了本市最高标准补偿金。复盘曾经度过的龙年,我觉得都不错。

对于我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,有些朋友不以为然,认为只是个例。有位文友还给我发来一份来自网络的名单。上面罗列了今年过年前后去世的名人,有二十多位。我详细看了看,大多数我没听说过。有位著名女作家我知道,立春那天去世的,享年88岁。比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高了将近10岁,哪里算得上灾祸?正常的生老病死属于自然规律,是生物界的新陈代谢,与年景好不好没有关联性。

胡乱将不相干的事情扯上关联,在生活中极为常见。我们小区有位邻居非常厌恶流浪猫,常常唆使自家哈士奇捕杀它们。有一次他家狗将一只壮硕的公猫咬得开膛破肚,画面十分血腥。过了几个月,他患了结肠癌。做了手术,开膛破肚切除了大部分肠道……于是“报应说”不胫而走,乐于传播并相信此说的多是爱猫人士。虽然我也爱猫,却坚信两件事毫无关联。两者所谓因果关系,源于一些善良人士的“愿景”。

即便认认真真做“调研”,仍然可能关联错了对象。有位网红医生家住体育场对面,他发现体育场里运动队训练,与场外摊煎饼果子的老大爷似乎有关联。他连续观察了一个月,运动队收工早,老大爷收摊就早。运动队加练,老大爷同步晚收摊……

一种可能是老大爷一直在留意运动队训练情况;另一种可能是老大爷的煎饼果子格外好吃,运动队看他准备收摊,就提前结束训练。医生几乎得出了结论,好在他继续观察了一个月,发现两者不再同步了。这才琢磨过来,前一个月恰逢梅雨季,运动队、老大爷都在根据天气变化,调整工作时间。他们之间,并无关联。

中小学的数学证明题难倒过不少学生,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:有时难以从“因为”开始,水到渠成地得出“所以”。一些学生实在没办法,就会强行关联,胡乱“因为”,匆匆“所以”。最终只能自欺欺人,糊弄不过老师。有些人将这种做题习惯保留了下来,一生都喜欢强行关联不相干的事情,很可能糊里糊涂中度过了此生,一辈子没活明白。



分享当下生活中的好事、喜事、逸事、憾事、糗事……呈现社会生态,反映新鲜生活。

E-mail:951893466@qq.com

邻里

错在我

吴尧舜

转眼,与对门邻居同住三楼已经5年多了。在一个偶然的机,才知对门邻居的姓氏。那次,分管小区的民警上门登记住户口,我在自己家里,隐约听到他们的对话,男的姓徐,铁路退休职工。女的姓杨,退休教师。

每次上下楼碰见时,只是点头而已,没有交谈。

有一天,我下班回来,发现自家大门上贴有一张纸,上面写道:“有居民反映你301室业主,在楼道转弯处堆放杂物,务必三天内自觉清除。”上面还有照片,可谓有图有真相。

妻子看着我,朝对门努努嘴,轻声说:“十有八九是对门举报的。”我一时火起,故意冲着紧闭的对门大声说:“就临时放几个破花盆,打个招呼就能解决的事,至于举报吗?”

两个星期后的一天,小姨子跟我俩“打小报告”:那天下雨,我从乡下来城里办事。事后到你家,鞋子上的烂泥弄到了门口和走道上,忘记打扫,就飞线到楼下给电动车充电。对门的老夫妻见我是从乡下来的,说我不懂规矩。还说,电动车飞线充电危险,要我拆掉……

我听到对门邻居藐视“农村人”的话,联想到上次怀疑他们举报的事,不禁火冒三丈,立马起身想去对门讨说法,但被妻子一把拖住,劝我不要冲动。

一天,我与同事王姐出差。在火车上,王姐说她最近做了件错事,向母亲道歉了。前几天,她关照母亲:“这几天下雨路滑,孩子放学你不用去接,以免摔跤,我下班去接。”哪知她下班回家,才得知母亲住进了医院,原来她接孩子腿摔骨折了。

她赶到医院,冲着母亲脱口而出:“谁叫你不听话,自找苦吃!”这是她第一次用这种态度对母亲,母亲心里一定很难受。事后,她忽然想起了心理学上的一句话,“当人的情绪失控时,80%的行为是错误的。”于是,她向母亲道了谦,是她的错。



听了王姐的小故事,我回头想想,其实,举报我在楼道转弯处堆放杂物,错在我,对门邻居是对的;小姨飞线充电的确不安全,错在小姨,对门邻居是对的。我凭什么对邻居施以冷暴力?应该道歉的人是我呀。

然而,道歉是需要勇气的。星期天下午,我推着自行车进了小区大门,正巧看见对门的杨老师,拎了两个西瓜走在我前面,我快步上前说:“杨老师,你把西瓜放在我车上。”我俩边走边谈,到了单元门口,我一口气将西瓜和我乡下带来的白萝卜和土豆拎到三楼。杨老师左谢右谢,非要塞给我一个西瓜:“我们两家,一家一个。”

进了家门,妻子又去敲邻居的门,说:“杨老师,我们乡下自己种的萝卜土豆,拿多了,吃不了,分点给你们。”

自那以后,邻里之间,心也宽了,气也顺了。前些天,我与妻子在楼道里又遇见他们,老两口夸我说:“又在报纸上读到你的文章了,写得真好。”回到家,我问妻子:“对门邻居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?”妻子一脸迷茫。